

# 酷儿理论视角下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冲突与和解

闫 静 刘洋洋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

**摘 要** 酷儿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有关性与性别的代表性理论,认为性与性别非自然形成,而是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的结果,该理论已成为性少数群体甚至所有边缘群体“正名”的重要凭借。在酷儿理论视角之下,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交叉性与多样性等特征,而档案的历史记录属性与信息相对固化特点及其背后蕴含的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常常使性别身份认同在档案中的实现陷入困境。从酷儿理论视角出发,一方面,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表现在固化的档案与流动的性别身份、档案助于不同性别身份间理解的同时亦加深隔阂、档案中权力与权利对性别身份的不同作用等;另一方面,档案又为性别身份认同提供了融合与常态化机制,助于个体及群体性别形象的积极重塑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实现。

**关键词** 酷儿理论 档案 性别身份认同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03

##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Archives and Gender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ry

YAN Jing, LIU Ya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China, Ji'nan 250100)

**Abstract:** Queer theory is a 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sex and gender in postmodernism, which mainly refers to sex and gender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natural forma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justification for rectification of name of sexual minorities and even all marginal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ry, gender identity has some characteristic like mobility, intersectionality and diversity. While the historically-recorded attribute, information's relative solidification of archiv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nd right often make the realiza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archives fall into a dilem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ry, on the one h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archives and gender ident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lidified archives and the flowing gender identity, strengthening understanding or deepening the barriers,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power and rights on gender identity in archiv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chives provide an integration and normalization mechanism for gender identity,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positive reshaping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gender imag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gender identity.

**Key words:** Queer theory; archives; gender identity

## 0 引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存环境的安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也悄然发生

着变化。当物质需求得以充分满足后,人们将关注重心逐步转移至精神世界,以寻求精神的满足与解放。加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社会各方面的传统形态与观念不断受到挑战甚至被颠覆,这在性别方面则

主要表现为传统的性与性别观念,即男性与女性以及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两分结构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跨性别者、双性恋者等传统意义上的“怪异”性少数群体正积极地寻求身份认同,这部分群体日益受到关注、理解和尊重。如今的性别研究的生命力亦在于多元的交叉和互动。<sup>[1]</sup>那么,在这一社会问题上档案扮演着何种角色,又应如何发挥其独特价值呢?对此,笔者基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ProQuest数据库平台进行检索(数据截至2021年8月),结果显示:我国学界以“档案与性别”为主题的相关文献甚少且集中于史学领域<sup>[2]</sup>;而国外文献多集中在以性别为切入点,结合档案或仅将档案作为素材探讨阶级、种族、文化等交叉主题<sup>[3]</sup>。其中,依据相关性排序,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谢丽尔·麦克尤恩(Cheryl McEwan)所撰的《构建后殖民主义档案?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性别、集体记忆和公民》(*Building a Postcolonial Archive? Gender, Collective Memory and Citizenship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主要论述了被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边缘化的黑人女性何以通过国家集体记忆项目和档案发声,以塑造她们的当代公民身份。<sup>[4]</sup>

另外,目前档案界对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研究渐趋深化,但研究视角却有所局限。随着性别问题在当代话语实践中的日益凸显,笔者认为性别身份认同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用于探讨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相互关系。此外,以特里·库克(Terry Coo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作为社会或集体记忆的档案其形成或存在并非没有争议<sup>[5]</sup>,在探讨档案对性别身份认同的影响时也应注意其两面性,只有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关系才能拥有更全面、充分的认识。因此,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新锐的酷儿理论视角着眼,辩证地对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一次论述尝试,分析目前档案在性别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探讨档案和性别身份认同的关系,着重分析二者冲突的具体表现,并立足档案提出相关的“和解”建议,旨在以档案为权利工具为性别身份认同发声、正名。

## 1 酷儿理论与性别身份认同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性别主要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构而非自然事实,性别的二元划分是“强加的”。<sup>[6]</sup>但要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就需要依托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性

理论去“解构”,酷儿理论便应运而生,该理论为表达个体/群体的性别身份认同诉求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与全新思路。

### 1.1 酷儿理论是挑战既定规范的新锐思路

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是20世纪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兴起于西方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它虽源自同性恋运动,但随着发展日臻成熟,早已不局限于对同性恋的关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所有性少数群体正名的凭借,同时也为其他边缘群体的权利维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文章《酷儿理论面面观》中将queer翻译为港台音译词“酷儿”,从而赋予其“自信、勇敢”的积极意义。<sup>[7]</sup>自此,酷儿理论在国内逐渐被接受。

酷儿理论的出现,为边缘群体带来了寻求身份认同的理论支撑。首先,酷儿理论主张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发起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其次,酷儿理论主张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最后,酷儿理论的哲学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这就意味着它并不随着社会思潮的流逝而消解现实的解放斗争实践,而是为这一现实斗争提供一个永续的新思路与新武器。<sup>[8]</sup>酷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解构人的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性相(sexuality)等概念及相关话语,进而实现身体和精神的解放。<sup>[9]</sup>在酷儿理论中,人的性别具有流动性、交叉性和多样性,即人的性别倾向和表现并非固化,可能会随时间流变;且不存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男性与女性的绝对划分,因为人在性别上有着多元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多类型交叉的性别倾向和表现亦不足为奇,如跨性别者和双性恋者。酷儿理论包容一切现实存在的性别表现与倾向,反对被定义与贴标签,卫华称其为“召唤对所有传统的分类和分析的大规模的破坏和超越”<sup>[10]</sup>。对于那些长期受主流权势限制、压迫的非主流群体而言,酷儿理论无疑是一服良药佳剂。

酷儿理论不是某一特定学科的理论,而是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哲学、社会学、生物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已深入该领域研究。档案是社会进程的原始记录,档案学与社会现象密切相关并日益参与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构建,且档案理论与实践目前所关注的社群档案、档案与社会记忆、档案与身份认同等热门议题,与酷儿理论的精神内涵皆有契合之处。因此,将酷儿理论引入档案学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亦是社会现实所需,二者的结合无疑会开拓档案学的学术视野,使之不断地自省、创新;同时,这也给酷儿理论开辟了新鲜的学

术土壤,促使其理论不断发展。

## 1.2 性别身份认同已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男女

人无法以纯粹、抽象的自我进行意义建构,人的所有活动都以特定身份进行,如社群身份、职业身份、性别身份、性倾向身份等。<sup>[11]</sup>在进行意义建构时,个体或群体对主体和客体所运用的、用于交流身份的符号认知与描述即身份认同,其中,性别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身以及主客体相互间对生理与心理属性的认知与描述。在性别的认识上,学界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性别是自然存在还是社会建构。前者主要受到自然科学及传统性别学派的支持,后者则以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研究为代表,并日益获得医学领域学者的支持。美国生理学教授安妮·福斯特·斯特林(Anne Fausto Sterling)提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划分是一种社会决定,人类对于性别的信念自始便影响着科学家建构什么样的性别知识。<sup>[12]</sup>现实对跨性别者与双性别者等性少数群体的定义也凸显了性别的社会属性,所谓“性少数”是在特定的规范之下,才变得“特殊”和“怪异”。

由此可见,性别是社会构建的结果,是一种对生理特征带有社会属性的类别划分。本文倾向于巴特勒的观点,但也注意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sup>[13]</sup>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性别身份认同已不局限于“我是男性”“她是女性”的狭隘判断。既然在酷儿理论中,性别具有流动性、交叉性和多样性,那么性别身份认同也就不局限于对男女的认知与描述。如今,两性界限不清及日趋模糊的表征在世界范围随处可见,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sup>[14]</sup>专业研究性发育和内分泌的约翰·阿克曼(John Achermann)教授认为:“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还有更大的多样性,并且肯定存在一些重叠区域——有些人无法在二元结构中清晰地定义自己。”<sup>[15]</sup>这也给档案及档案界在应对性别身份认同这一社会问题时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基于酷儿理论视角,秉承包容的态度,试图合理质疑并提倡理解与尊重多样化的存在,探讨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具体关系如何?档案在解决性别身份认同问题时所起的作用始终积极吗?如若不是,那二者的冲突集中于哪些方面?为化解这些冲突以现实和解,未来档案及档案界又将采取何种措施?

## 2 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冲突:复刻还是重塑?

目前,随着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学界对于

档案的定义虽然仍存在着诸多争议和不确定性,但将档案界定为一种“固化信息”和“固化记忆”已成为普遍共识。档案不仅是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固化的信息,还是一种记忆工具。<sup>[16]</sup>一方面,当固化的档案面对具有流动性的人类性别身份时,二者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动与静的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作为承载记忆的档案,其历史积淀对于个体和群体的性别形象塑造与刻画影响深远,在展现性别强势群体<sup>[17]</sup>“光辉形象”的同时对于那些长期处于被动、压迫境遇的性别弱势群体<sup>[18]</sup>而言,档案的形象塑造和刻画意义未必积极,这易于造成个体和群体对自身性别身份认同的障碍,并使得他者(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其他群体”)与自我认同的偏差间隙愈加难以弥合。

### 2.1 固化的档案与流动的性别身份?

在酷儿理论视角下,性别及其对应的性别身份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并且这一建构过程需要通过特定的话语符号实现。档案是一种代表性的叙述方式,即一种话语符号,档案的积累给予性别身份原始材料和叙述符号去建构一种形象。在档案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个固有的性别身份,难以更改,有时这一固化特点会成为具有流动、交叉和多样性别倾向与表现的个人/群体的阻碍,毕竟一纸文书便绝对定义了他们的性别。另外,由于受传统性别规范的长期影响和制约,档案往往容易忽视性别弱势群体,例如,双性别者的性别界定、跨性别者心理上的性别身份认同与档案中呈现的性别身份之间的差异等,都使得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冲突越发显著。

纵观性别弱势群体的发声方式,由于档案的固化特点与性别身份流动性之间的动静冲突,档案相较于其他叙述系统呈式微状态。小说、电影等表达方式则是这些群体寻求性别身份认同的优先选择,性别弱势群体往往更倾向于借助后者以展现自我风采,寻求性别身份认同。因为,相较于档案这一固化且对原始记录性、真实性和客观性要求甚高的叙述系统,艺术性叙述方式则更为灵活、生动。在那里,性别的流动性可以被灵活地表现出来或被蕴含其中,而不至于被固化为一种性别表现或倾向;且这类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更易被接受和理解,社会影响也更为广泛。如文学写作中的耽美、变身与女尊,它们是网络女性写作的三个流行酷儿写作文类,其核心是性别角色的转换。通过这种性别转换,作者和读者获得了传统边界之外的更大的话语自由,从而得以构建起更加平等的社会身份。尽管这些性别实验目前以虚构的形式展开,但它们为性少数群体提

供了重要的情感资源。<sup>[19]</sup>在电影创作方面,社会风气与包容度始终影响着性少数题材电影的发展,从《霸王别姬》到《喜宴》再到《断背山》,这类题材电影的发展悄然改变着整个电影行业与社会。<sup>[20]</sup>电影为性别弱势群体积极表达着性别身份认同诉求,这些群体也深刻影响着电影的创作走向。

回归档案领域,令人欣慰的是上述式微状况正发生着改变。“数字时代的档案绝大多数由计算机产生,呈电子状态,具有易变易逝性,弱化了一些将档案与稳定的记录媒介紧密联系的传统证据观念”<sup>[21]</sup>,

“档案从巩固学术研究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支撑身份认同与正义的社会根基”<sup>[22]</sup>。由此可见,档案的信息固化特点正随着科技的发展、记录载体的更新而逐渐弱化,这也意味着档案与性别身份流动性间的冲突会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档案也逐渐走出权力中心,走近社会大众,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来说,档案已经或有望成为他们发声、寻求身份认同、维权和回归常态的有力凭证。如LGBT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Hall Carpenter档案馆和同性恋档案信息中心(LAIC),记录和保存同性恋群体的相关材料。<sup>[23]</sup>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正积极地通过档案去关注、理解、尊重和帮助社会边缘群体,社群建档便是最佳例证。因为,社群建档往往面向多元社群主体,社群档案中蕴含的情感价值,通过建档活动的方式转变为社群身份认同的精神来源和信息承载,成为维系群体之间的情感纽带。<sup>[24]</sup>例如,在性少数社群建档方面,巴黎市议会于2020年开放一座记录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法国酷儿文化档案馆以展现酷儿风采,传播酷儿文化;<sup>[25]</sup>约翰·海伊图书馆(The John Hay Library)在其同性恋通俗小说档案中保存了从20世纪50—90年代近5000本平装书,这些纸浆小说在性少数群体为主流接受前,为他们提供了创作艺术、探索身份认同并在社群中分享的情感寄托,也是人们得以深入了解这一群体并给予更多理解与包容的珍贵收藏。<sup>[26]</sup>上述案例表明,档案在性别身份认同乃至社会正义问题上的价值和功用已被更多的人发现、珍视和实现。

## 2.2 档案是强理解还是加深隔阂?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档案因其原始记录性和真实客观性特质而深受社会信任,特别是对于研究人员而言,档案常常是其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但在某些情况中,档案是拓展和强化了人们的认知与理解还是加深了对某一问题或群体的刻板印象,却值得反思。这一点对性别身份认同影响甚重,以历史档案为例,在四川省南部县衙档案的发掘、研究过程中,就有学者发

现由男性建构的史料不在少数。在县衙的诉讼案卷中,女性形象常常被刻意损毁以营造男性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从而博得县官的支持,而这些档案并不能反映中下层妇女的真实德行。从微观视角放眼至宏观历史,中国历史上数量庞大的女性传记所反映的内容不仅极为促狭单一,且与女性的实际行为或自我认知存在很大差距。<sup>[27]</sup>国外情况也极其相似。例如,16世纪,法国实行皇家赦免制,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而免死脱罪,赦罪书是由此产生的一种档案。每份赦罪书通常由两位作者(有些情况下则更多)共同拟定,作者类型包括求赦者本人、委托人、皇家公证人与秘书等。他们中大部分是擅长写故事的精英分子,往往巧妙建构生动的故事以博取皇家同情而获得赦免,因此,赦罪书的主观建构成分往往多于现实记录。而且从总体来看,以男性为主体的赦罪书远远多于女性,在4000多封赦免状中,大约只有1%的赦罪书被授予了女性。在众多情况下,除非是丈夫被杀,否则女性难以套用男性的求赦公式,也难以套用作为妻子的隶属身份的公式。<sup>[28]</sup>因此,她们被迫架构出更富创意的个人故事,展示更多的细节以符合恩惠赐予的规定。<sup>[29]</sup>这一案例极真实地反映出女性在档案所呈现出的性别身份认同中的弱势地位。

综上所述,档案史料所呈现的性别形象,给不同性别划定了某些固化标准,如女性应“贤良淑德”;同时,这也间接否定了性别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存在。以如此标准记载、流传的档案史料往往给人以刻板印象,对利用者极具误导性而影响实际利用效果;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等级划分与传统性别规范,那些相对弱势的性别群体在档案史料的记录方面通常处于被动状态,形象与身份被歪曲甚至诽谤的情况时有发生。恶性循环由此形成,强势性别群体凭借档案这一工具对弱势群体进行丑化并不断复刻以建构、凸显自身的光辉形象便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在主体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认同上,这一倾向容易使主体产生对自身性别身份认同的困惑和障碍;在客体对主体的性别身份认同上,同样会带来消极影响——形成对某一性别身份的刻板印象从而加深不同性别群体间的性别身份认同隔阂。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弱势群体也可能利用或放大自身弱势,将之表现在档案中以博取同情,而非积极地进行自我塑造,这同样会加深刻板印象,影响性别身份认同的实现。

## 2.3 档案掌握在谁的手中?

档案的权力与档案的概念同样古老。档案一词源自古希腊词汇“arche”,其本义就代表着权力或政府。

德里达认为,没有不需要通过档案进行控制的政治权力。档案的产生和保管对古希腊城邦内部的组织管理和施以规范与训诫的权力都有着不凡的意义。<sup>[30]</sup>在赦罪制度施行的16世纪,正是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君主权力迅速扩张、政权与神权激烈抗争的时期,君王赦免子民的罪行正是其笼络百姓、化解社会矛盾、加强专制权力、宣扬君威的手段之一<sup>[31]</sup>,当求赦者被置身于用以宣示君权的更大型的戏剧中,赦免状的成功已远非故事本身之力所能及<sup>[32]</sup>。实际上,档案背后隐藏着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可以说,谁掌握了档案谁就掌握了权威的话语权;那么,有象征权力中心的权威就必然有相对的权力边缘。因为,有权力的较量才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别,在持续的博弈中,强者凭借档案强化话语权,反之,弱者的声音更趋微小。

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多方面冲突实质是由权力引发的利益冲突,即不同性别个体/群体在实现性别身份认同过程中,在对档案的记录和管理权力的争夺与选择中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在具体的性别身份认同问题上,谁有权记录、形成档案,以及谁有权决定哪些档案应该留存、流传、遗忘抑或销毁都决定了最终为性别身份认同积累和呈现的身份材料及符号将以何种形态呈现,是客观真实还是带有主观偏见。同样,哪种性别身份值得被记录、哪种应当被遗忘,也与权力密切相关。

权威通过档案不断复刻,形成利益对立方的刻板印象以巩固自身权力;反之,处于权力边缘的性少数个人/群体也可以借助档案去积极重塑<sup>[33]</sup>形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并实现身份认同。因为档案不但以身份证件的形式为个人/群体提供身份凭证,而且凭借自身蕴含的信息为其提供特定时刻或整个时期的个体记忆或集体故事,搭建起社会与其遗产间的联系桥梁,助力其保护自身权利。<sup>[34]</sup>一方面,每个个体/群体都有权形成关于自身社会活动的档案记录,对于性少数个体/群体来说亦同理,他们可以凭借记录的方式去表现自我风格,表达性别身份认同诉求;另一方面,档案中蕴藏的信息可为他们提供与这个社会密切联系的线索与证据,证明其性别身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并帮助其实现性别身份认同。然而,档案封存于库房中非但不能帮助形成和建构公民身份认同,反之,却成为阻隔历史与现实、推测与真相、个体与社会间的沟壑。<sup>[35]</sup>但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世界,档案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网络原生性电子档案)并日渐走下神坛,突破以往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为重塑性别形象、维护合法权利与实现性别身份认同所生所用。

### 3 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和解:融合与常态化

如何缓和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最终达成和解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巴特勒认为,批判并非宣扬差异,而是要确立更为包容、多元的环境,以抵制各类同化模式。<sup>[36]</sup>在宏观的意识形态里,酷儿理论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对每一独特的现实存在给予充分的尊重,其对认同政治的理性批判与巧妙解构有助于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微观的档案领域里,如果将酷儿理论的精神内涵融入其中,去包容、理解和尊重所谓“特殊”和“怪异”的性别现象与个体/群体,收藏和展示真实、客观以及多元主体的档案并提供无差别的档案服务,那么,档案及档案界将在重塑或构建身份认同中焕发新的生机。

#### 3.1 理念:倡导包容与多元的档案观

后现代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宽容和尊重,即对所有可能性的开放,特别是被权威、精英、中心、本质等置于对立面边缘、民众、草根等的包容。<sup>[37]</sup>就性别身份认同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在理念上,后现代意味着以多元视角看待个体/群体之间的差异,包容、理解和尊重每一所谓“特殊”“怪异”的性别表现和倾向,以更为包容与多元的大档案观去看待与性别身份认同相关的档案现象。这也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核心所在,其突破了传统单一、主流的桎梏,凸显了理论批判性、思维更新性、多元主张性的思想内核。在这一极具包容度的理论基础之上,每一个体或群体、每一时刻或事件,无关乎权力中心或边缘,都值得且有权被记住。<sup>[38]</sup>

如今,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档案的重构和优化带来了机遇,“就改变公众和学者的期望、需求及行为而言,有了讲述更多故事的可能,有了支持新的用户群和采用新的研究方式开发利用多来源、多类别档案馆藏的可能”<sup>[39]</sup>。新时代的档案及档案事业具有多主体来源和多样化需求等特点,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归档,使得每个个体均可通过网络平台为自己发声正名,不同身份群体也能以虚拟或实体的方式构建自我认同的空间。在包容与多元的档案观指导下,鼓励社会多方参与档案事业,构建更加全面的档案收藏策略,已成为不可抵挡的档案潮流。

#### 3.2 实践:成就社会多方参与的档案事业

目前,性别身份认同虽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得以呈现,但那些社会中的边缘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和社会话语权仍旧处于弱势境况。看似包容的社会与

论,实则模糊、暧昧。在主流话语下,文字营造的浪漫想象虽能抚慰边缘个体的心灵,却不足以改变其被主流边缘化的命运。<sup>[40]</sup>档案在过去通常被视作权力话语的代表,如其能积极地走出权力中心,以开放的态度拥抱不同权利主体,那么档案对于性别身份认同的实现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空间的扩展,档案信息内容的多样与存贮载体的多元使得档案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本信息。作为权力与权利的载体,凝结多种媒介与丰富内涵的档案,其对亟待实现身份认同的个人/群体而言,所呈现的力量与生命力更将不容小觑。

因此,在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吸纳社会不同权利主体参与进来,以成就个人和社群共建档案、全民共享档案服务和多方共同监督的档案事业。特别是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下,网络空间已成为社会多方参与档案事业的新据点。因为互联网自诞生起就成为与传统信息媒介所推崇的等级结构相区分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它在创造一种新型的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社会关系中具有革命性力量。<sup>[41]</sup>互联的网络世界让社会多方参与档案事业变得更易于实现,不论是采取建立正式的数字/智慧档案馆形式,还是以非正式的网络“圈子”、贴吧、论坛等形式生成记录,表达自我,联结情感和建构/重塑身份,均可为每一位公民搭建、创造发声和寻求认同的平台与机会。

### 3.3 机制:构建常态化的档案收藏策略

档案的收集策略、存储范围、筛选与鉴定操作与公民身份认同的权利实现直接相关。如果一份文件被排除在档案收集的范畴,或者一份档案被排除在永久或长期保存的范畴,那么文件与档案中所昭示的身份认同合法性信息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构建一个可支持全体公民实现身份认同的档案体系势在必行。<sup>[42]</sup>在档案收集范围方面,档案的收藏和展示应基于包容与多元的理念,采取全面收藏与全景档案策略,尊重差异,广泛收集真实、客观和多主体来源的档案,守护社会和集体记忆的丰富与完整;在档案资源结构方面,随着近年来社群档案实践的开展,研究者们越发认可社群档案的定义,认可其所涵盖的包容性、广泛性、多元性和非规范性特征。

## 4 结语

性别身份认同是后现代语境下颇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而档案又是社会原始记录与权力和权利实现

的社会工具,探讨档案和性别身份认同的冲突与和解是探索档案与社会关联性的一个立足点。不可否认,档案常常为权力支配,甚至成为标榜权威形象、复制和异化利益对立方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档案亦能为维护正义所用,成为弱者的发声平台和抗争据点,于此,档案与正义密切相关。

酷儿理论的初心呼唤互相理解、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用斑斓的色彩去描绘和展现大千世界,许多性少数群体都梦想着一个无关乎性别的多彩世界,虽然社会各界已积极行动起来,但要打破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性别规约,道阻且长。作为社会宝贵的信息资源与文化财富,于此,档案将绝不缺席。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现代语境中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批准号:19CTQ034)的阶段研究成果。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何成洲. 巴特勒与表演性理论[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3): 132-143.
- [2] 注:代表性文章有:侯艳兴. 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D]. 上海:复旦大学, 2008;李斌. 1950年代的塘村妇女[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1;袁博. 国家、性别与生活[D]. 济南:山东大学, 2020;李期耀. 失范与重构:潮汕浸礼差会女性传教人员社会性别演变(1860—1903)[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9): 82-89, 163;张小也. 清代司法档案中的“行奸复拒奸”[A].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七辑)[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11-432;吴欣. 婚姻诉讼案件中妇女社会性别的建立——以清代直、陕、豫、鲁地区判牍、档案资料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4): 52-57;等等。
- [3] 注:代表性文章有:Phoebe K M. Through the Lens of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the (Colonial) Cultural Archive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South Africa[J].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020(3): 455-475; Watson K L. Sins against Nature: Sex and Archives in Colonial New Spain[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20(1): 180-181; Dinah F, David M, Rubins A, etc. Challenges with Accuracy of Gender Fields in Identifying Transgender Patients in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J].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20, 35: 3724-3725; Rebecca L H. An Archive of Shame: Gender, Embodiment,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D]. Ann Arbor: Texas

- A&M University, 2012; 等等。
- [4] Cheryl M. Building a Postcolonial Archive? Gender, Collective Memory and Citizenship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J].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003 (3): 739-757.
- [5] Cook T, Schwartz J M.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From (Postmodern) Theory to (Archival) Performance [J]. *Archival Science*, 2002 (3-4): 171-185.
- [6] Judith B.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10.
- [7][8][14] 李银河. 酷儿理论面面观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2 (2): 23-29.
- [9] 陈畅. 论酷儿理论的身体维度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7 (1): 148-158.
- [10] 卫华. 挑战与颠覆——论西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怪异理论思潮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7 (5): 137-142.
- [11] 赵毅衡. 身份与文本身份, 自我与符号自我 [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 (2): 5-17.
- [12] Anne F S. *Sexing the Body: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3.
- [13] 注: 学者何成洲的《巴特勒与表演性理论》一文中就指出了巴特勒理论的局限性, 其中之一为巴特勒的理论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 对于性别构建的抵抗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待进一步考虑。
- [15] *Sex Redefined: The Idea of 2 Sexes is Overly Simplistic—Scientific American* [EB/OL]. [2019-07-25].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sex-redefined-the-idea-of-2-sexes-is-overly-simplistic/>.
- [16] 丁健. 档案与档案工作: 固化的记忆与记忆的固化 [J]. *档案学研究*, 2002 (5): 17-20.
- [17] 注: 此处的性别强势群体主要指包括男权主义霸权下的男性群体、异性恋霸权下的异性恋群体等性多数群体。
- [18] 注: 此处的性别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女性群体和性少数群体。性少数群体具体包括LGBTQ2+: 女同性恋 (Lesbian)、男同性恋 (Gay)、双性恋 (Bisexual)、跨性别 (Transgender)、酷儿 (Queer)、双灵人 (2: Two-Spirit)、其他被省略的性别群体 (+), 如同性人 (Intersex)、无性恋 (Asexual) 等。
- [19] 杨玲, 徐艳蕊. 网络女性写作中的酷儿文本与性别化想象 [J]. *文化研究*, 2014 (2): 166-179.
- [20] 影响同性恋史的10部电影 [EB/OL]. [2021-04-20].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527/109531590.shtm>.
- [21][22] Cook T. Evidence, Memory, Identity, and Community: 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 [J]. *Archival Science*, 2013 (2-3): 95-120.
- [23] Andrew F. Community Histories, Community Archives: 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07 (2): 151-176.
- [24] 魏丽维, 李晶伟, 管清滢. 档案情感价值研究述评 [J]. *档案与建设*, 2018 (6): 4-8.
- [25] 巴黎将建立LGBT档案 [EB/OL]. [2019-07-25]. <https://news.artron.net/20171120/n969387.html>.
- [26] Brown University Is Archiving Gay Pulp Fiction To Preserve A Moment Of LGBTQ History | The ARTery [EB/OL]. [2019-07-01]. <https://www.wbur.org/artery/2019/07/01/brown-university-gay-pulp-fiction>.
- [27] 毛立平. 档案与性别——从《南部县衙门档案》看州县司法档案中女性形象的建构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 (2): 54-61.
- [28] 农辉锋.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法国平民史——以《蒙塔尤》与《档案中的虚构》为例 [J]. *世界民族*, 2009 (6): 43-46.
- [29][30] [美]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 [M]. 杨逸鸿, 译.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1: 235, 154.
- [31] Ketelaar E. Archival Temples, Archival Prison: Modes of Power and Protection [J]. *Archival Science*, 2002 (3-4): 221-238.
- [32] 张仲民. “讲故事”的文化史研究——读《档案中的虚构》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7 (2): 146-154.
- [33] 注: 此处的“重塑”并非颠覆而是尽量客观地去还原真相以重新塑造真实的形象。
- [34] 杜梅. 2012年国际档案大会: 新环境新变化 [J]. *中国档案*, 2011 (4): 85.
- [35][42] 冯惠玲. 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 (1): 96-103.
- [36] [美] 朱迪斯·巴特勒. 消解性别 [M]. 郭劼,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4.
- [37]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10.
- [38] 闫静, 徐拥军.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思想实质研究 [J]. *档案学研究*, 2019 (4): 4-12.
- [39] 安小米, 郝春红. 国外档案多元论研究及其启示 [J]. *北京档案*, 2014 (11): 16-20, 34.
- [40][41] 李甜甜. 网络传播中的酷儿身份认同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10, 13.